

里

乘

里藥卷九目次

節錄土司婚禮記

擷錄海上紀畧

海吼

天妃神

木龍

水仙王

糠洋 草洋

大崑崙

琉球

日本

紅夸

西洋國

宇內形勢

附錄海上占風雨

暴風日期

附圖

擷錄豁意軒錄聞

城隍赴任

武昌徐商

厲鬼作祟

金聖嘆

玉兔

繼來禪師

閻和尚

犬妖

里蔡卷九

桐城 許奉恩 賸婚

節錄士司婚禮記

向閱昔人所紀滇黔犵獠風俗凡男女婚配大都不外
吹蘆踏歌揮竹爲標先野合生子而後成禮以爲陋習
殊不足取頃閱江陰陳定九先生鼎所撰滇黔土司婚
禮記則甚堪豔羨茲姑擷其大畧云滇黔土司其先本
鷲氏左傳所載羅人鷲人是也楚滅宋蔡羅鷲四國俘
其家室放之南徼遂成苗四家各有後裔冠婚喪祭衣

食一秉周禮仍從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後鷺氏伯仲
佐武侯平蠻有功兄王於滇東去烏爲龍氏弟王於滇
南加凡爲鳳氏同受爵於蜀漢今宅第仍王家規模四
家多爲姻好嫡長女爲嫡長婦必媵八人猶古諸侯一
娶九女遺意也定九先生十歲時從季父宦滇中踰年
季父歿隨其季庶母錢並錢之兄伯可僑寓滇中境甚
窘錢所存不上百金交其兄伯可服賈販售建煙藉得
什一伯可由是得與龍姓土司官交往定九幼慧從季
庶母受書年十四通舉業兼攻詩古文詞會 詔收八

股爲論策滇人雖老生宿儒多不知論策體裁知陳孺子幼而能文龐首皓髮皆願執贄門下歲可得脩脯數百金用遂不乏定九冒滇籍十六歲舉於鄉初名太夏字禹鼎因官甌削籍乃以一字行而就軍功初伯可因賈識龍氏士官遂罷賈而館於其家龍氏極愛才以定九幼而能文遂字以嫡長女十七歲畢姻嫁資足圩王侯龍女少定九三歲名繼桓字幼君美而慧幼通爇文工爇書兼工繪事媵者八人曰蘭彷彿曰甄姑曰鄭重曰琬香曰蕙雪曰安節曰蕊珠曰瓊鈿皆殊色或養于同

姓或選于良家或田于庶產中國士大夫娶彼嫡長女
禮亦媵八人以王臣加於諸侯也龍土司以定九貧爲
大治第而後成禮第凡十三層極輪奐之美中十層各
五楹有頭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皆平屋其後卽書樓
粧樓藏樓繡樓護樓層各有廂二楹三堂後左右各五
層皆樓各三楹廂各二楹左右各分貯四媵各侍女
四人老嫗一人器物多紫檀花梨最愛藝沉速安息等
香長官女有纏足者民間多不然而纏足極易山有草
曰威靈仙煎其根濯之數日卽纖如新月女子尙短衣

長只齊腰裙尙百摺或二百摺富者常穿五重貧亦二三重男亦然其衷衣及襯冬夏皆紵處女夜卧不脫不沐臨嫁方沐嫁後日一沐沐畢必塗以蘇合油貧者以羊脂故膚皆如凝脂衷衣與襯相接皆聯金扣扣以百數襯口與羅襪接亦密扣之扣圓而扁貧家以鉛錫爲之合登定情始解定情後復着如故生子始去親迎之日奏蠶樂苗女數十輩衣緋擊諸葛銅鼓盤旋環繞於庭中歌聲如鶯啼芳樹筆難形狀以朱絲一縷繫婿左臂引絲入室繫女右臂牽女出以錦蒙頭儻相贊拜如

禮畢儐相乃更錦衣舞蹈擊銅鼓謳苗詞請新人登車
舉家哭送諸媵母亦擁女泣涕登車既至壻家一媼着
緋衣持鑰啟奧門引新婦臂上朱絲付新郎牽婦下車
侍女扶諸媵出共擁新婦入青廬夫婦交拜媵皆隨新
婦後行禮席地坐欲交杯諸媵亦雁行列坐新郎新婦
各一飲挨遞諸媵飲畢相者擊銅鼓歌喜詞撒紅豆爲
祝多男奏樂畢相者引新郎安諸媵室緋衣媼卽閤房
門爲新婦更衣履進香湯凡三沐焉相者引新郎從右
安室其信尙右故先在侍者扶媵參新郎而坐受二拜

卷二拜老媪進勝者酒手奉郎飲半勝接跽飲畢起鞠躬者四侍女扶勝入幃相者復引新郎安第二室禮亦如之左右八媵次第安畢相者引新郎還正室更衣相者出新婦出迎鞠躬者四新郎答以四揖攜手入幃勝新沐畢更衣俱至幃中亦鞠躬者四新郎新婦答禮畢告辭各歸卧房鷄鳴諸媵櫛沐至新房遞茶賀喜候新婦粧畢均隨新郎新婦至姑寢門外遞茶姑受茶不接見令婢辭焉郎率婦及勝於寢門外再拜而退第六日張樂設席後堂郎與婦拜天地祖先及竈次拜姑次女

親次小姑諸媵隨婦後行禮南向一席坐新婦東向八
席坐諸媵西向四席坐諸女親西北向一席則姑與小
姑主焉姑遞杯箸婦跽辭小姑代行禮畢婦跽遞姑杯
箸次女親次小姑飲三爵徹席更衣再飲三爵婦率諸
媵下堂拜訖隨姑入室爲姑進幃帳衾枕衣服首飾奉
沃浣候姑寢乃率媵退自是每雞鳴必起櫛沐率諸媵
至姑寢門如未醒卽默候旣醒則呼內侍女啟門入爲
姑着衣履櫛漱沐浣進早膳訖乃退中午亦率媵奉飯
每日以一媵侍其役旦暮爲姑滌溺器整衾枕候寢然

後退日日如是若有疾則請假俾諸媵奉事如前三月
請設三代祖先神主夫婦率媵謁焉肆筵設席大堂會
男後堂會女夫婦執贊徧拜長者各受貽贈而成婦焉
每室除侍女外另有室媪一室均受約束又總立一室
老室老者宗人中年老嫠婦之有品德者也聘請掌一
家之事皆聽其指揮不敢違命其人能熨文家中事事
登簿以報岳家性極端嚴婦及諸媵并侍女人等稍不
合則罵詈輕則搯以掌重則杖之見者無不膽落各媵
女獨處臥則不許偃仰縱橫既覆以衾外加繡袱四角

鎮以銅獸重或二三斤若不令其轉側者寢後卽禁復起溲溺幃外徹夜張燈榻前每夕輪一婢伺值室老時行潛察一聞鼾聲卽排闥入捉其髮而扑之每二鼓卽寢雞初鳴室老卽擊銅版者七各房室媼亦各擊銅版以應之促諸歸起櫛沐畢俱集正室爲主婦治粧粧畢偕往候姑凡有身者立少不端坐少不正卧或偃仰從橫及酣酒茹葷者室老輒嚴誡之又婦凡爲姑滌溺器浣衣服治裳履整衾枕進飲食生子者連三日生女者二日未生者一日次第挨班無或少紊皆室老主之雖

主婦必身親其役不敢假手於人有疾請假始免至主人欲與諸媵坐必其卧榻乃可若於短足月等類室老知之必加撻責媵或逢怒主人室老亦必勒其褌去下衣當庭痛扑不宥故舉室媵婢從無喧嘩其畏室老如三軍之稟令大帥也其俗岳父母極愛憐壻龍媪故時至定九家先是定九親迎後龍媪初月一至後則月兩三至或四五至至則必熟視女眉目及壻眉目時與室老作密語定九不解所言何事以意揣之似以壻年幼尚未知與乃女定情也又時時密問女女輒融然面赤

俯首不答固問固不答龍媼輒咨嗟頓足而去定九及
其母均不解惟納悶吁嘆而已他日又來密問女見女
不答輒垂涕女不得已密附母耳語數言龍媼嚙然大
喜起撫定九肩者再欣然含笑而去定九有表妹錢氏
名潔字素瑜少定九四歲伯可女也亦美而慧上書能
詩尤善長短句初陳母見龍媼與室老密語不解所謂
心甚憂之錢女以在苗中人悉解其語乃寬慰陳母曰
毋憂也無他事耳我知之矣陳母叩之又羞不能答蓋
難於啟口也陳母憂疑益甚半載後彼此漸通漢苗語

言定九私詢婦乃母向日垂涕頓足之故婦一以告果
不出定九所揣也定九幼時膽最弱怯常聞舅氏伯可
言龍鳳四家在苗中風氣頗正親子弟姦僮僕婦女殺
必不宥聞之心益悚方令晝後安諸媵室自以爲皆送
親來之女我有主道禮當安其室至諸媵奉酒又以爲
內家之人敬我嬌客耳益不敢或犯後見其同婦事姑
稍稍怪其爲侍妾又見其與婦同起居若非卑賤之流
見媵輒侍立不敢抗坐夫婦彼此言語不通無從問訊
竟不識其爲何等人蓋諸媵半屬宗人半選良家大都

皆家臣之女其齒以新娘居中土而遞長至四齡下而遞幼至四齡是猶仿周制也服飾器皿皆與主婦同惟主婦多一金頃環耳釧則以金起花他皆素金耳釧此小異也一夕龍媼攜酒筵來大張花燭於下房盛設幃帳衾枕令媵者蘭衍嚴粧出拜陳母次拜定九夫婦及室老諸人後拜龍媼各奉酒三爵畢歸下房日昃龍媼去新婦攜雙燭引定九寢下房定九笑問何爲婦曰寒門家法凡女適人半載不孕卽令媵妾入值期早生子今妾空侍巾櫛六閱月矣蘭姊長當首入侍家慈故特

送花燭來耳且男子結褵散鄉風俗期一年舉子不則
嗣續艱矣家慈前所以皇皇者爲妾之不振也自是間
兩日蘭必入值雖初鳴卽去詩所謂戴星而往還者非
歟兩月蘭不孕龍媪又如前攜花燭酒肴來送甄姑入
值一切如蘭儀月餘大婦及兩媵均有孕孕者室老卽
不令入值且有厲禁蓋苗中嬰兒最忌出痘百無一二
生者痘氣又易沾染卽壯夫染之亦無不痘痘無不死
常因一兒出痘禍延一鄉竟絕噍類惟一受孕卽禁與
男子接兒生卽決不出痘故大家皆設室老專司其事

小戶則其姑嚴察之凡婦今夕受胎翌晨眉間卽有一縷紅絲隱約現出大家婦人每早必參見室老室老一見卽知曰若有孕矣立爲移榻獨宿夜必扃鑰室老日夜防閑不少疎忽至七月胎成方敢解嚴以關係非一人一家故也龍媼以三女皆孕大悅以次備花燭筵席送媵者鄭重琬香蕙雪安節蕊珠瓊鈿六女入值乃已八媵中惟琬香與婦面酷似定九每誤認爲婦輒拉手與語琬香每誚讓曰我非娘子郎君幸尊重人皆恒以爲笑他日婦故與定九戲以環納琬香頃令入寢室定

九方踞坐榻上以爲已也婦者拉手與語琬香翩若驚
鴻踉蹌趨出定九深訝之少選婦入項無鐙則以爲琬
香也急問娘子焉往婦笑曰誰爲娘子者輒與郎前坐
於榻定九又深訝之以爲媵向不敢與主人抗也無何
琬香入探鐙還納婦項顧而嗤曰還郎君娘子舉室閨
然大笑大抵苗中山峯巒相同者多故人之面目亦多
相肖不獨婦與琬香爲然也惟惜龍女十七歲卽罹產
難而卒定九繼娶者卽表妹錢潔也初潔與龍女最相
親愛定九出遊潔卽與龍女同起居長枕大被相擁而

卧不宮同懷姊妹及龍女永訣時告之父母以服飾珍
玩罄室與之且日願二老視如已出藉慰親心兒目亦
瞑矣既歿潔悲哀甚切龍氏翁媼見待女真摯爰喜而
繼爲已女以歸定九奩贈較倍於親女潔以媵中名蕊
珠者色尤豔麗乃自教之書畫並請九章算法能推日
月蝕絲毫不爽未幾定九北上會吳藩叛滇阻兵不能
遽歸潔以憂思抑鬱尋卒不逾年蕊珠亦卒定九所記
甚長予擷其十之四五如此

里桑子曰往予觀叢書所載才人遇合之隆或託之神

仙或託之龍宮甚或託之鬼怪夢寐大抵不過莊列寓言未必實有其事所謂子虛烏有姑存其說可也今閱定九先生所記雖出苗中其粧奩富厚禮節雍容服食起居之安適求之世家巨室亦不可多得况龍女與八媵和悅不妒閨中善戲謔今誠如張京兆所云殆有甚於畫眉者而繼配又得錢女遇合亦不可謂不隆人生如此南而不易也惜定九不達輕離遠別卒使冰絃再斷美遷同凋豈豔福太稠書生命薄不足以消受耶

擷錄海上紀略

曩在都中見達君經圃所刊郁君滄浪裨海紀遊
一書係于役臺灣按日筆記後附海上紀略數則
所誌異聞異見並濱海各國人情風俗甚詳意者
亦有心人也爰擷錄以公同好郁君名永河武林
人官閩省牧令達君名綸襄平人仕隱未詳

海吼

海吼俗呼海叫小吼如擊花控鼓點點作撒豆聲乍遠
乍近若斷若連臨流聽之有成連鼓琴之致大吼如萬
馬奔騰鉦鼓響震三峽崩流萬鼎共沸惟錢唐八月怒

潮差可彷彿觸耳駭愕余常濡足海圻俯瞰溟渤而靜
渌淵渟曾無波濤不知聲之何從出然遠海雲氣已漸
興而風雨不旋踵至矣海上人習聞不恠曰是雨徵也
若冬月吼常不雨多主風

天妃神

海神惟馬祖最靈卽古天妃神也凡海舶危難有禱必
應多有目覩神天維持或神親至救援者靈異之迹不
可枚舉洋中風雨晦暝夜黑如墨每於檣端現神燈示
祐又有船中忽出燭火如燈光升檣而滅者舟師謂是

馬祖火去必遭覆敗無不奇驗船中例設馬祖棍凡值
大魚水怪欲近船則以馬祖棍連擊船舷卽遁去相傳
神爲莆邑湄州東螺村林氏女自童時已具神異常於
夢中飛越海上拯人於溺至長不嫁沒後屢昭靈顯人
爲立廟祀之自前代已加封號康熙二十三年六月王
師攻克澎湖靖海侯施琅屯兵天妃澳入廟拜謁見神
衣半身沾濕自對敵時恍見神兵導引始悟戰勝實邀
神助又澳中水泉僅供居民數百人飲是日駐師數萬
方以無水爲憂而甘泉沸湧汲之不竭表上其異奉

詔加封天后至今湄州林氏宗族婦人將赴田者輒以
其兒置廟中曰姑好看兒遂去去常終日兒不啼不飢
亦不出閤至暮婦歸各認已子攜去神猶親其宗人之
子云

木龍

凡海舶中必有一蛇名曰木龍自船成日卽有之平時
曾不可見亦不知所處如有木龍去則舟必敗

水仙王

水仙王者洋中之神莫詳姓氏或曰帝禹伍相三閭大

夫不一其說帝禹平成水土功在萬世伍相浮鵩夷屈
子懷石自沈宜爲水神靈爽不泯划水仙者洋中危急
不得近岸之所爲也海船在大洋中不啻太虛一塵渺
無涯際惟藉檣舵堅實繩碇完固庶幾乘波御風乃有
依賴每遇颶風忽至駭浪如出柁折檣傾繩斷底裂技
力不得施智巧無所用斯時惟有叩天求神角崩楫首
以祈默宥而已爰有水仙拯救之異余於臺郡遣二船
赴雞籠淡水大風折舵船腹中裂王君云森居舟中自
分必死舟師告曰惟有划水仙可免遂披髮與舟人共

蹲舷間以空手作撥棹勢而衆口假爲鉦鼓聲如五日
競渡狀頃刻抵嶼衆喜倖生水仙之力也余初不之信
曰偶然耳豈有徒手虛棹而能抗海浪逆颶風者乎顧
君數公曰有是哉曩居臺灣仕僞鄭從澎湖歸中流舟
裂業已半沈衆謀共划水仙舟復浮出直入鹿耳門有
紅毛覆舟在焉竟度舟底久之有小舟來救衆已獲拯
此舟乃沈抑若有人暗中持之者甯非鬼神之力乎迨
八月初六日有陳君一舶自省中來半渡遭風舟底已
裂水入艙中鷁首欲俯而桅又中折輾轉巨浪中死亡

之勢不可頃刻待有言划水仙者徒手一撥沈者忽浮
破浪穿風疾飛如矢頃刻抵南崦之白沙墩衆皆登岸
得飯一盂稽顙沙岸神未嘗不歆也陳君謂當時雖十
帆並張不足喻其疾鬼神之靈亦奇已哉

糠洋 輦洋

糠洋水面積糠粃半尺香輦洋水面有物形如輦亦積
半尺許皆水沫所成風濤鼓蕩不消不徙自浙中往口
本者必過之

大崑崙

林道乾明季海寇嘯聚石鄭芝龍劉香老前圖據閩粵

不遂又遍歷琉球呂宋暹羅東京交趾諸國無隙可乘

因過大崑崙

山名在東京正市三千里與暹羅海港相近

見其風景特異欲

留居之其山最高且廣四面平壤沃土五穀俱備不種

自生中國果木無不有百卉爛熳四時皆春但苦空山

無人道乾率舟師登山結茅自謂海外扶餘足以據土

立國奈龍出無時風雨倏至屋宇人民多爲擄去海舟

又傾蕩不可泊意其下必蛟龍窟宅不可居始棄去復

之大年

國名在暹羅西南

攻得之今年王是其裔也臺灣有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老人經隨道乾至大崑崙者尚得詳言之前鄭成功以
臺灣小隘有卜居大崑崙之志咨訪水程風景甚悉會
病亡不果行

琉球

琉球國在閩省正東去中國最近然最小弱又最貧商
舶從無貿易琉球者以其貧且陋也其王於諸國悉朝
貢爲通貨貿易計諸國鄙其貧弱不萌侵奪之念彼反
得以貧弱自安其於中國率三歲一貢所貢硫黃皮紙
而其所攜財貨惟螺與蚌殼螺可爲簞栗吹卽城頭

曉角是蚌殼斷之可以

北則有

陋劣傭兒所不顧憶吾鄉俗語謂厭憎之物輒流囑貨陋劣不自今日始古語已云然矣

里藥子曰唐末五代時各國紛爭惟高氏竊排一隅所向稱臣人呼爲高賴子獲利甚溥琉球朝貢諸國殆亦襲其故智歟孟子謂仁者樂天下大事小智者畏天以小事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彼琉球者亦可謂善於保國者矣

日本

日本郎古倭夷於海外爲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
目中華爲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
矣其國事一聽將軍主之國君如贅疣垂拱而已故其
國中構兵惟將軍是爭曾無有放弑其主者以國柄非
所操篡弑無益虛祿惡名用是得長守其國余謂琉球
貧弱日本不聞國政其開剗之主殆深得黃老之學者
乎又治尚酷刑小過輒死死有三等其一灌水水滿腹
則遍撻其身冷水散入肢體又灌之如此者三如枵然
大瓠膨脹而死其二懸腸割人肛繫巨竹稍一縱而竹

梢上騰肢體倒懸大腸盡出甚者爲活燒以罪人鎖繫
杙上圍繞乾柴四面舉火其人輾轉良久而死又進於
此爲倒懸殊不卽死三數日後頭脹如斗五臟從口中
出皆非刑較地獄羅鬼之慘尤甚故其民皆畏法有道
不拾遺風其先大西洋人覬覦其國以天主教之言惑
之事露悉被夷戮今商舶至彼必問有無天主教人又
鑄天主像令人足踐而登若悞携一人往則以其船牽
置岸上盡納舟人於艙底焚之自此西洋人無復敢至
日本者其與諸國通貿易處曰長崎島男女肉色最白

中國人至彼暴露風日中猶能轉黑爲白雖使桓宣武
黑王相公往亦當改觀婦人妍美白皙如玉人中國人
多流連不歸者今長崎有**大**皆中國人所居也

里藥子曰相傳秦始皇使徐市浮海求仙徐至日本卽
自立國以所攜童男女三千人相爲妃匹滋生蕃衍今
其國王仍徐苗裔當秦焚書惟徐所攜至日本者獨能
幸免故十三經完書皆在日本向其國厲禁不許將書
盜賣出國近聞其國已惑入天主教遂目十三經爲妖
書下令盡付諸火凡臣民人等如敢私藏不火者殺毋

赦喪心病狂何其烈也夫中華之所以爲大國者自有
天地以來所行皆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天不變道
亦不變此中華之所以爲中所以爲大也乃日本夜郎
自大竟敢目中華爲小邦井蛙不知有天殊屬可笑况
十三經爲五帝三王周公孔子載道之書自遭秦燔遠
遺外域已爲不幸福果使彼國之人能始終寶重護惜猶
不幸中之幸茲忽天奪其魄尤效祖龍絕滅遺編務趨
邪說良可浩歎然吾謂此或傳聞之過彼國崇正黜邪
素嚴號令何忍一旦改轍耶

紅夸

紅毛卽荷蘭國又曰紅夸一名波斯胡亦在西海外實
大西洋附庸也性貪狡能識寶氣善貨殖重利輕生貿
易無遠不至其船最大用板兩層斲而不削製極堅厚
中國人目爲夾板船其實圓木爲之非板也又多巧思
爲帆如蛛網盤旋八面受風無往不順較之中國帆檣
不遇順風則左右舣折戢讀鎬去聲因逆風從對面來故作斜行左右拘折以趁風力
之謂也欹側傾險迂迴不前之艱不翅天壤其在大洋中
恃船大帆巧常行劫盜使數人坐檣巔架千里鏡四而

審視商舶雖在百里外望見卽轉舵逐之無得脫者常
至日本貿易日本倭知其爲盜必使中國商舶先歸計
程已遠然後遣之余友顧君敷公能悉其理謂彼帆雖
巧然巧於逆風反拙於乘順凡物之巧者不能兼擅理
固然也若與中國舟航並馳順風中彼反後矣故遇紅
毛追襲卽當轉舵隨風順行可以脫禍若仍行戢風鮮
不敗者况彼船大如山小舟旣畏其壓與戰又仰攻不
便安能與抗彼旣恃所長於諸國舟航一切易視常屢
侵交趾交趾人創爲小舟名曰軋音船長僅三丈舷出

水面一尺兩頭尖銳彷彿端陽競渡龍舟以二十四人
操槳飛行水面欲退則反其棹變尾爲首進退惟意儼
然游龍船中首尾各架紅衣巨礮附水施放攻其船底
底破卽沈雖有技巧無所施設於是大敗至今紅毛船
過廣南見輒船出卽膽落而去中國東南半壁皆大海
不無侵擾之虞輒船之製亦所宜講往時鄭成功取臺
灣與紅毛陸戰彼所長惟火器機發卽燃不勞點燧尺
寸小物方倖巨礮外此則攻戰之理皆謬又足躡高底
不便疾行多被殺傷臥不能起將卒前取其首輒爲鳥

礮所中皆不敢近復視其屍蓋兩脰間皆縛小礮以膝對人其礮自發猶以傷殘之軀計毀人命可謂至死不僵者矣又凡所居處下必藏火藥事急輒發其機屋與人皆爲飛灰志不受戮辱舟底亦然急則自燬帆檣之巧終不示人故諸國罕聞倣其製者

有紅毛船遭風誤過半線洋遇淺船膠彼知無復去理乃以布帆圍蔽其舟卽於舟中另造小船三日而成鄭氏視爲釜魚方集戰艦攻之彼悉登小船揚帆而去良久機發大船自燬人服其機警又舟中百物俱備造作

小船需用物料不假外求歎不可及

里藥子曰予曩遊鎮海見海舶之大者其高如山若以
輒船環而攻之彼雖高大必不能逞方今寰海鏡清梯
航靖謐固無論矣然未雨綢繆詩有明訓鄙意海疆各
要隘不妨多製輒船無事以之巡哨有事卽以之制敵
則靈利安穩較之尋常砲船似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西洋國

西洋國在西海外去中國極遠其人扣目隆準狀類紅
毛然最多心計又具堅忍之志析理務極精微推測象

緯厯數下迨器用小物莫不盡其奇奧用心之深將奪造化之祕欲後天地而不朽苟有所爲則靜坐默想父死不遂子孫繼之一世不成十世爲之旣窮其妙必使國人共習而守之務爲人所難爲其先世多有慧人入中國竊得六書之學又有利馬賓者能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明季來中國三年遍交海內文士於中國書無所不讀多市典籍歸敎其國人悉通文義創爲七克等書所言雖孝悌慈讓其實似是而非又雜載彼國事實以濟其天主教之邪說誘人入其敎中中國人士被惑多

販其教者凡各省郡縣衛所皆有天主堂局閉甚密外人曾不得窺見所有不耕不織所用自饒皆以誘人入教爲務謂之化人彼國多產白金自明時已竊處粵之香山澳雖納貢賦而醜類實據我邊陲矣又歲運白金鉅萬至香山澳轉送各省郡邑天主堂資其所用京師天主堂屋宇宏麗垣牆周複文製爲風琴自鳴鐘刻漏渾天儀諸器皆神鏤鬼斧巧奪天工爲費不可量窮年積歲製造不輟不藉中國一錢余謂紅毛密邇西洋自是同類英主黎咬啣巴皆西海小國宜爲并兼不足深

怪獨怪呂宋在東海外遠過中國萬里亦爲所踞此其
心寧有厭足乎閩人多有逐利呂宋者謂紅毛政令一
如西洋之法分呂宋地爲二十四郡有西洋化人其操
其柄禁民不得畫作必使畫寢夜興又寢室不容閉門
夫婦共寢榻上邏者時時遠榻前偵視有女及笄父母
不得主婚配必候巴黎按選稱僧曰巴黎其稍有娑者幸爲
巴黎所留色衰放歸始令擇配父母死人子不得殮埋
巴黎假度亡之說昇置萬人坑中積久坑溢揚灰棄之
民人有資歲與中分四歲之後十不存一矣其禁畫作

者防民之叛也歲中分其資者務貧其民使不得爲所欲爲也死者不令瘞埋恐山川毓靈欲無復生英傑與爭國也用意設想皆在人情之外夫秦皇焚書坑儒禁偶語徙豪傑以弱天下之民欲令子孫自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長有天下雖同此心未至若是酷假令此輩得志其禍尙忍言哉人情莫不戀故鄉而安本俗若棄父母捐家室而反爲利者已非人情矣計中國郡邑衛所天主堂何止二千餘百區而居堂中醜類不下三四萬人皆謂其父母妻子遠來必有所爲矣爲名乎爲利乎

爲遊中華之名山大川觀中華之禮樂政教乎其國君
歲驅其民於中國又歲捐金錢鉅萬資給之曾無厭倦
果爲朝會納貢來乎抑歲歲饑饉移民以就食於中國
乎旣無一於此殆復何求其有大欲存焉不待智者然
後知也而堂堂天朝曾無一人能破其奸已爲醜類齒
冷脫有不信余言者試問日本何以禁絕醜類不令蹈
其境乎今而後尚有從其教而褒揚之者請以巴黎選
女之事告之

里藥子曰昔客甯波有客告予言凡入天主教者至天

主堂拜其酋長給銀三十兩比授紅丸趣吞之自後心
日昏迷久之遂視祖孫父子皆爲平等除天主外凡天
地神祇祖先一概不祀天理人道絕滅殆盡有諸生某
甲素惡此教以貧難自存欲騙其銀又慮其丸作祟商
之妻使預濃煎下藥以待既拜其酋長吞丸攜銀歸急
索藥服之果將丸泄出爰取刀斧劈之不能開怒甚投
諸爐火亦竟不灰方驚詫間忽聞剝啄聲啓戶視之乃
其酋長使人來責甲悖教並索取銀丸詞色甚厲甲强
與辨其人笑曰君休饒舌頃丸神已歸訴汝投諸爐火

可速取還免罹後患也甲無如何遂並歸之初甲頗能文自後忽忽若失文思頓蹟矣又言凡入天主教者其家人有病必報知酋長爲之醫治如不能起當瀕危時酋長先入其房閉門密幕窗櫺爲之誦咒度其生天俟氣絕乃開門令所親入房舉哀殯殮有某一家素奉天主教甚虔其母病革酋長如例爲之閉門誦咒有戚某不信其說以房故有樓悄伏其上鑽隙下窺見酋長扶病者坐牀上以被靠其後懷取一物塞其口又出一鍼長三寸許刺其兩目那涔涔出又取一小銅圓盒承其

血復袒其胸以鍼刺其心血又涔涔出又取一小銅方
盒承之既拭去血跡出膏藥貼其兩日並當胸小孔口
中喃喃誦咒不知云何乃開門大聲呼曰病者已生天
矣舉家羅拜伏地稱謝訖然後入房舉哀戚某自上窺
之最確後以語人聞者無不匿笑然則由前而論吞丸
之作法甚詭由後而論取血之居心更毒彼給銀三十
兩者固爲欲買兩盒血計耳吾竊怪匹夫匹婦紛紛入
教一身受其害而不知一家受其害而亦不知趨之若
狂執迷不悟不亦重可悲哉

宇內形勢

天宇外涵大地虛懸於中古以卵爲喻似近之矣海水附隸於地而包山川原隰者又海也其中四裔八荒各占一區如益盎中貯水石然騶衍論天地之大如中國赤縣神州禹之所序者纔八十一分之一外此尚有九州凡一州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其外語近不經夫吾人所居所謂中華大國者以四天之下惟中華恰居天地之中耳不知天地之體既皆圓矣人處宇內頭戴天而足履地何莫

非中若必求天地之中則惟北極天樞之下此處如輪之轂如磨之臍如人身之心庶幾足以當之然天樞之下實在朔漠以北去禹跡甚遠中國一區道里雖廣若以天樞揆之其實偏在東南而東南半壁又皆海也自遼陽爲中國東北極際緣海而南爲天津次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門等五島與遼陽朝鮮相望一帆可卽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黃河之水由此入海次狼山揚子出焉次崇明上海爲吳淞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折西之柘浦海鹽次錢塘次甯波府有舟山廣八百里今

爲定海縣又有普陀巖觀世音之香刹在焉次台溫次沙城爲浙閩之交過此爲福甯州次閩安鎮是閩省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廈門二山各廣數百里商舶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漳與粵隣漳之南曰南澳屬粵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爲瓊瓊之南爲厓爲嶺皆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東面已盡瓊厓之間實爲東南隅緣海轉西則爲中國之南面矣盡粵東地而西爲粵西更西爲貴州省又更西爲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南盡處不盡於

海而盡於山崇山複嶂猥猥苗夸所居又有緬甸國皆
瘴癘害人人不能入而海港亦僅止於粵西之某郡未
嘗達雲南也自瓊崖間渡海港而南水程七更抵東京
國名本交趾也明時黎氏爲外家所據遂另爲一國東京又渡海港十二更抵安
南卽古交趾國東京安南兩海港自港口橫渡雖甚廣
漸西漸隘而海亦止蓋海之支汊也故東京交趾山川
實與貴州雲南連屬不斷漢伏波將軍征交趾立銅柱
不以海爲限而以分茅嶺爲限則接壤可知交趾之南
曰東浦寨曰暹羅曰六崑曰大年曰柔佛曰麻六甲凡

六國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棄而不收麻六甲爲
西面盡處惟北連中國餘三面皆海凡海舶由廈門直
指南離至東京水程七十更安南七十二更暹羅一百
八十更漸偏而西歷六崑大年又轉北過柔佛始抵麻
六甲水程二百更至此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後矣雖曰
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自麻六甲斜指西北
四十更爲咬啣叭音葛臘八始渡西海咬啣叭西北爲啞齊
產黃金鑿石取之其形正方不假鎔音是女主啞齊之外中國舟
煉其主無嗣以女繼統今猶是女主
航不能往相傳尚有英圭黎音英鷄立座哆囉呢畢岐
西洋布嘉紋席玻璃器皿

與咬啣等而荷蘭即紅毛

大西洋等國皆在西海外其

山最大又最遠自咬啣叭綿亘而南為萬丹又極南萬

里為馬神

皆產胡椒蘇木

自馬神轉東迤北為文萊

一無

所產極

貧極為蘇祿產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

為呂蒙山

至此又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為文武樓山

以迄呂宋海船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啣

叭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迂

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往呂宋者由廈門

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南巽方經謝昆尾山

大小覆釜山遶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
覆釜直指正南水程一百四十更計自咬啣叭從西北
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所
蜿蜒數萬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海道遠過倍蓰惜其
割裂分據不能統一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日本者古
倭夷國在中國正東自其南言之去中國甚遠由甯波
渡海水程三十五更北接朝鮮朝鮮去遼陽密邇旣渡
鴨綠便可馳驛而往與中國在斷續間雖謂之連屬亦
可臺灣蕞爾拳石南北三千里東西三百里去廈門水

程十一更中間又有澎湖爲泊宿地所處在東南五達之海東西南北惟意之適實海上諸國必爭之地也以
上諸國皆有商舶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
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
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舶不過至咬啣叭而止咬啣
叭本非荷蘭特爲紅毛所占設官守土不知者目爲紅
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驚悍狡獪大西洋又甚焉近歲
呂宋亦爲紅毛所據分土番爲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
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琉球在東海日

本之南呂宋之北去中國不遠以其貧甚故商賈蹙額
視之相戒不往以余所知諸國繪爲圖俾覽者知其形
勢以驗盆中水石之喻而已若夫騶子終始大聖之篇
所謂大瀛海者渺不可稽存而不論可也

里桑子曰觀郁君筆記自謂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
塞番俗民情不啻戶至而足履用特筆之俾留意斯世
斯民者知之其略曰臺灣縣易藏奸宄事較兩邑爲繁
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番有土番野番之別
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

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
畚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其升高陟
巔越箐渡莽之捷可以迫驚猿逐駭獸平地諸畚恒畏
之無敢入其境者而野畚恃其獷悍時出剽掠焚廬殺
人已復歸其巢莫能向邇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
剔取髑髏加以丹堊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
推爲雄如夢如醉不知向化真禽獸耳譬如虎豹遭之
則噬蛇虺攫之則嚙苟不近其穴彼無肆毒之心亦聽
其自生自槁於雨露中耳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山

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芄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天朝民矣又以小舟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歸七人所得饋遺甚厚謂番俗與山西大畧相似獨平地至海較西爲廣使當事者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列澤焚山夷其險阻則數年之後未必不變荆棘爲坦途而化盤疆

作爲良民也若夫平地近畚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
不知無求無欲自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
遺風亦恒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拘深瞪視似
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囁嚅聲呼酒曰打刺酥呼煙曰篤
木固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
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
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男女夏
則裸體惟私處圍三尺布冬寒以苴毯爲單衣毯緝樹
皮雜犬毛爲之亦有用麻者厚可一錢兩幅聯綴不開

領脰衣時以頭貫之仍露其背又有袒挂一臂及兩幅
左右亘袒者婦人衣以一幅雙疊縫其兩腋僅蔽胸背
別以一幅縫其兩端以受臂而橫擔肩上衣覆乳露
腹中衣橫裹僅掩私不及膝足不知履以烏布圍股一
身凡三截各不相屬老人頭白則不挂一縷箕踞往來
鄰婦不避也髮如亂蓬以青蒿爲香草日取束髮蟻蝨
繞走其上間有少婦施膏沐者分兩綰盤之或有至妍
者亦露倩盼之態但以鹿脂爲膏藥不可近男子競尚
大耳於成童時向耳垂間各穿一孔用篠竹貫之日以

加大有大如盤至於垂肩撞胸者項間螺貝累累盤繞數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胸背文以雕青爲鳥翼網罟虎豹文不可名狀人無老少不留一髭并五毛盡去之有疾不知醫藥惟飲溪水則愈婦人無冬夏日浴於溪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益頻孕婦始娩卽攜兒赴浴兒患痘盡出其漿復浴之曰不若是不愈也婚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卽入與亂亂畢自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者以明私許之意也明日

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鑿上齧門牙傍二齒授女
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成婚終身依婦以處
蓋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世而孫
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番室倣龜殼爲
制築土基三五尺立棟其上覆以茅茅簷深遠垂地過
土基方丈兩隅不得侵其下可舂可炊可坐可臥以貯
笨車網罟農具鷄棲豚柵無不宜室前後各爲牖在脊
棟下緣梯而登室中空無所有視有幾犬爲置幾榻人
惟藉鹿皮隨處臥夏并鹿皮去之藉地而已壁間懸葫

慮大如斗旨蓄毯衣納其中竹筒數規則新醅也其釀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入清泉和之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嘗然後進客客飲盡則喜否則愠愠客或憎之也文呼其鄰婦各衣毯衣爲聯袂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爲客狎喜甚謂已妻實都故唐人悅之

海外皆稱中國爲大唐稱中國人爲唐人

若其同

類爲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殺之而不懟其婦地產五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食麥其饗飧不宿春曉起待炊而春既熟聚家人手搏食之山中多麋鹿射得輒

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而已出不慮風雨行不計止宿食云則食坐云則坐喜一笑痛一顰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後求之衣飢然後求之食不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爲向背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計食而耕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蘖來年新禾旣值又盡以所餘釀酒番人無男女皆嗜酒酒熟各攜所釀聚男女酣飲歌呼如沸累三日夜不輟餘粟旣罄雖飢不悔屋必自搆衣需自織耕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爲網屈

竹爲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爲而後用之腰間一刃行卧與俱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爲得鑊則取澗中兩石夾槌之久亦成器未嘗不利於用剖匏截竹用代陶瓦可以挹酒漿可以脯餅餌我有之我飲食之鄉黨親戚緩急有無不相通鄰人米爛倉紅飢者不之貸也社有小大戶口有衆寡皆推一二人爲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衆等無一毫加於衆番不似滇廣土官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其先不知有君長自紅毛始踞時平地土番悉受約束力役輸

賊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孑遺鄭氏繼至立法尤
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其實土番殺人非
謀不軌也麴蘖悞之也羣飲之際誇力爭強互不相下
杯斝未盡手白刃以陷其脰間有平時睚眦醉後修怨
旦日酒醒曾不自知而討罪之師已躡其門矣至今大
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視此
爲戒相率謂曰紅毛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畏之
逃去今鄭氏又爲 皇帝勦滅盡爲臣虜 皇帝眞天
威矣故其人旣愚又甚畏法曩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

我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鏹爲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仍沿包社之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爲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賸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已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穉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爲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

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啟發樂生之心潛削頑愍之性遠則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甯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古稱荆蠻斷髮文身之俗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爲人文淵藪至若閩地叛服不常漢世再棄而復收之自道南先生出而有宋理學大儒競起南中人固不可以常俗限是在上之人鼓舞而化導之耳今臺郡百執事朝廷以其海外勞吏每三歲遷擢政令初施人心未治而轉眄易之安必肅規

曹隨後至者一守前人繩尺不事更張况席不暇暖視
一官傳舍孰肯爲遠效難稽之治乎余謂欲化番人必
如周之分封同姓及世卿采地子孫世守或如唐韋皋
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然後可噫
蓋亦難言矣然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此
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
夥長通事爲日旣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
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卧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
任其播弄故社商有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幸

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
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
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卽有以冤
訴者而番語味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
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
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事之
不啻帝天其情至於無告而上之人無由知是舉世所
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乃以其異類且岐視之見其無
衣曰是不知寒見其雨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

馳遠曰若本耐勞噫若亦人也其肢體皮骨何莫非人而云若是乎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且致疾牛馬且然而况人乎抑知彼苟多帛亦重綈矣寒胡爲哉彼苟無事亦安居矣暴露胡爲哉彼苟免力役亦暇且逸矣奔走負戴於社棍之室胡爲哉樂飽暖而苦飢寒厭勞役而安逸豫人之性也異其人何必異其性哉郁君之言如此予昔聞閩人言番民性直率最易感化大可爲用况番地極暖歲穀可二熟且上壤膏腴曠地最多前山東劉玉坡制軍韻珂正督浙閩時畚我叩轅呈請發贖

入境開墾計歲人賦稅甚鉅制軍大悅特疏入告惜爲
長白某相國所持其事遂寢今証以郁君所記果信域
中有此沃壤擯棄誠屬可惜爰附識於此以俟當道之
採擇焉

附錄海上占晴雨

天無時無雲雖濃雲靄靄但有雲腳可見必不雨雲腳
者如畫家繪水口石其下橫染一筆爲水石之界者是
也無腳之雲如畫遠山但見山頭不見所止
日色被體如灼三日內必雨

日出時有雲蔽之辰刻後雲漸散必大晴日初出卽開

明是日必大晴

暑月久晴則不拘

日落時西方有雲氣橫亘天上或作數十縷各不相屬
日從雲隙中渡過是謂日穿經緯來日大晴 或雲色
一片相連其中但有一二點空竇得現紅色是謂金烏
展晴亦主晴

日落時西方雲色點淡一片如墨全無罅竇又不見雲
脚者主來日雨若雲色濃厚當夜必雨

日落時西北方雲起如層巒複嶂重疊數十層各各盡

起者主大風雨山崩水溢之徵也應在七日之內余三
觀此雲三遭大水矣處近山及江潁水涯間宜防之
昧爽時雨俗呼開門雨是日主晴昧爽是初明時也五
更雨鷄初鳴雨天未明雨天明已久雨皆主是日苦雨
不輟晨起霧遮山脚主晴雲罩山頭主雨

初雨如霧雖沈晦至午必晴 久雨後暫輟猶見細雨
如霧縱令開朗旋即雨至諺曰雨前濛濛終不雨雨後
濛濛終不晴

久雨夜忽開霽星月朗潔主來日大雨若近暮經見紅

光然後見月則晴

久雨後近暮遍天紅色來日必晴

俗云火燒薄暮天

雨天辰刻

看巽方

東南隅也

申酉看乾方

西北隅也

但有一線開朗則主晴

虹霓朝見西方辰巳必雨詩曰朝隤於西崇朝其雨古

人已言之矣朝霞亦然諺云朝霞不出門暮霞適千里

暮霞必主晴也

虹霓申酉見東方必晴

又斷虹雨

端不連者俗呼破篷雖見東方來日不免風雨

月關一三月疊主風雨

諺云小疊風大疊雨惟閩中人又以月關爲旱兆

望山色極清明翠色欲滴三日內必主雨若山色如隔

濛濛者久晴之徵也

柱礎流汗必雨

凭几作書筆燥欲裂三日內必雨

日入時惟東西常有雲氣南北必無若北方有雲主明

日風雨甚者尤主暴風試之百不失一

暴風日期

或先期即至或逾期始作總不出前三後三七日之內也

正月初三日

真人暴

初九日

玉皇暴

占風者以此暴爲候此暴有風則遇暴期必不免無則一歲皆免

十三日

劉將軍暴

十五日

上元暴

廿四日 小妾暴

廿八日 洗炊籠暴

廿九日 烏狗暴

二月初二日 土地暴

初八日 張大帝暴

十九日 觀音暴

廿五日 龍神朝天暴一日是二十九日

三月初三日 玄帝暴

初七日 閻王暴

十五日 雷霆暴

十八日 后土暴

廿三日 馬祖暴

廿八日 東嶽暴又曰諸神朝天暴

四月初一日 白龍暴

初八日 佛祖暴又曰太子暴

十四日 純陽暴

廿三日 太保暴

廿五日

龍神暴
太白暴

五月初一日

南極暴

初五日

屈原暴

初七日

朱太尉暴

十三日

關帝暴

十六日

天地暴

十八日

天師暴

廿九日

威顯王暴

六月初六日

崔將軍暴

十二日

彭祖暴

十九日

觀音暴

廿三日

小姨暴

廿四日

雷公暴此
暴最很

廿六日

二郎神暴

廿八日

大姨暴

廿九日

文丞相暴

廣老會夕旦旦亥老力

七月初七日 乞巧暴 十五日 中元暴

十八日 王母暴 廿一日 普菴暴

凡六七月多主海上人謂六月防
初七月防半雖未必盡然有時而驗

八月初五日 九皇暴 十五日 中秋暴又
日伽藍暴

廿一日 龍神大會暴

九月初九日 重陽暴 十七日 金龍暴

廿七日 冷風暴

九月自寒露至立冬止是九月節令也常乍
晴乍陰風雨不常謂之九降又曰九月烏

十月初五日 風信暴 初六日 天曹暴

初十日 水仙王暴
十五日 下元暴

二十日 東嶽朝
天暴

十一月十四日 水仙暴
廿九日 西嶽朝
天暴

此時朔風司令無日無風然南風盡絕凡背北處皆可治船

十二月廿四日 掃塵暴

又每月遇箕壁翼軫四宿之日必主風又朔望皆必有風舟人謠曰朔望無好天又每旬之七八九三日多主風

里藥子曰占晴雨與風暴日期亦郁君卷尾所載者郁

蘭若館外史 卷九

君久習海上自謂屢試不爽爰擷錄以告海客倘有事
海疆俾知防患未然或亦不無少裨焉

里藥子曰右圖固摹郁君原本所繪者海內外各處朗
若列眉梯航者觀之亦可知所考焉

更謂分畫
夜爲十更

擬錄豁意軒錄聞

門人金仰之清美吳門世家子也高祖諱祖靜字
安安以進士官四川布政少工書法曾與張文敏
公照同書天台山賦進呈仰邀 睿賞曾祖諱宗
楚字小笏官中書舍人著作甚富仰之嘗出示所
撰豁意軒錄聞一帙予愛其筆意頗類唐人說部
姑擬錄數條以資談柄

城隍赴任

廣西某郡太守挈家赴任甫入境薄暮霧起將繫纜于山側忽見上流一官舫揚帆而來旗上大書曰某府正堂與已銜無二疑是前官急呼榜人移舟相傍遽投刺請見將命者入告出致詞曰各事所事未敢謀面也某強之再四乃延入王人裁冠博帶凜然有肅殺意某具陳姓字官職隨問公是何官今將焉往對曰余亦此間郡守奉命而之新任某訝曰得毋有兩刺史耶曰非也子隸陽而我隸陰也某大驚曰公殆爲城隍之神耶曰

然某不禁股慄久之魂魄始定遂長跪哀告曰某家有
恒產無藉俸錢祇以老母在堂欲以官爲榮養第風燭
可懼未識算盡何日且當以何疾殂乞尊神稽籍明示
神作色曰天機未可洩也某涕泣固請神乃惻然曰我
言之必遭天譴顧憐子至孝弗忍終諱子母兩年後應
遭雷殛死於官舍此是前生未報冤孽耳某放聲大哭
更求禳解之法神曰子之官後當極人間之奉以奉之
某曰若此可免於難乎曰若此可速其死死既速難斯
免矣某仍拜求不止神命左右掖之出甫登已舟風雨

驟至一切所見條爲烏有自是嗒焉若喪旣抵任飲泣承歡凡所以奉母者靡弗至不踰年母以疾善終某倉皇解綬扶櫬還里次歲仲夏忽一日雷電大作圍繞府廨震擊屋舍殆遍至暮勢漸遠俄聞霹靂一聲將城隍廟神像碎爲齏粉天色旋霽蓋雷固遍覓某母不得審知洩機之由乃以誅母者誅神耳救人而自懼於法神亦愷悌也哉

武昌徐商

武昌徐商者少故無賴性嗜博博又輒負以致衣食不

給貧無立錫會隆冬大雪寄宿古祠內朔風刺骨四肢
凍欲僵生計已窮將投漢江死天乍明徑出門去行數
武至石橋上足忽滑仆地起而視之則雪積成冰冰

有錢一枚徐念捐生而獲青蚨是意外事始以易餅餌
亦可延片刻喘因拾取同步偶遇博徒某甲詢所自來
徐以實告甲曰子何不以此錢博苟勝則有二庶可少
療枵腹徐從之一博而勝甲請再又勝轉瞬間獲錢數
十徐以其半易酒食餘者更博後蓋無弗勝者半年之
內積至五百緡徐遂娶婦生子棄博而賈設肆通衢製

諸竹木器日取其利以爲常時有鹺商某爲羣商領袖
強暴不法肆作威福楚中大吏盡與交莫敢犯者適部
郎某公將出爲楚運使性剛正疾惡如仇奉詔後卽有
鋤某意或遣急足馳告某某大懼寢食都廢客乃獻計
曰市中有徐姓者故窮措大貌酷肖君曷不誘以利俾
代君則君生矣某喜遽命駕造徐徐怪甚偃僂以迎而
某亦謙抑盡禮覩其貌與已無二因邀徐至舍水陸並
陳繚竹齊奏宴罷下榻精廬俱帳俱極華美徐茫然不
解其故次日告歸某堅留弗許如是者三日徐曰君之

高誼已切五中願必有以用僕者乞明言俾釋疑慮某
唯唯徐固請某始長跼陳狀且曰苟能相代十萬金亦
易易事卽有死罪我當竭力以營之徐聞言面色如土
轉念已本餘生旣入犴隍必難倖免不若允其請身縱
殺子孫弗失爲富家兒計亦良得乃曰士爲知己用君
誠踐言僕甘爲君死某更喜隨集腹心數人署券申誓
先以萬金慰其家徐亦召妻子與訣某又以諸簿籍示
徐徐素黠瞭如指掌某自潛匿謹室徐冒某名出交賓
客乘堅策肥恬不爲怪而賓客亦弗疑也未幾運使公

至甫下車徐率羣商進謁公叱曰爾惡已極擢髮難數
今將窮治可洗頸以俟耳徐頓首曰某罪固大然所爲
皆有裨於國用任勞任怨久已負不白冤茲幸福星照
臨昭雪知有日矣公曰爾試言之徐乃強辯飾非條晰
往事凡公之所謂罪者徐悉不居罪而居功有經有權
娓娓動聽公不覺轉怒爲喜慙然曰人言未足信有以
夫自是視徐如左右手事無鉅細咸委之明年公內調
主人始出徐別去某感泣曰先生生死骨肉恩莫大焉
十萬金何足以浼長者願五倍以爲壽徐力辭某遽命

輦金於其家而以僕馬送徐歸徐遂構甲第置沃產日
益以富後數歲某死于嗣弗振徐竟代其職云

厲鬼作祟

吳江鄉民某甲偶自田間歸遇少婦豔粧獨行隴畔疑
是近村人家尾其後將瞞其所之約半里婦手解褰帶
張皇四顧似將如廁者適道旁有廢屋婦推扉入甲透
伺之良久不出忽聞號救聲乃躡足往窺但見屋內一
棺其蓋大啟中有物曳婦入甲大駭疾呼棺遽闔惟露
衣裾一幅在外甲奔告村衆訴之官官至其處破棺驗

視婦身已殭一男子屍面色如生左手堅抱婦項右手握人首一鮮血淋漓詢諸父老云滇賈客死江城旅櫬寄此地幾三十年矣官令焚其屍而以人首埋他處移牒滇省問境內有無怪異先是大理府某縣民父死未殯一日聞棺內有格鬪聲啓而視之則屍已失其首亦訢之官官正束手得牒喜甚遂令此人赴江省掘取所葬之首依稀可辨果伊父也跡其格鬪之期卽村婦被難之日案雖結而疑終不可解夫以鬼殺鬼事已大乃能取首於棺中劫婦於白晝萬里之遙一日而兩逞

其暴斯蓋厲氣之所結歟

金聖嘆

吾宗聖嘆先生絕世聰明過目成誦然放誕不羈視青
紫如兒戲入泮未幾旋以六等被黜第二年仍以冠軍
獲雋如是者非一度矣既而學使者法公

海

歲試蘇郡

先生信筆直揮頃刻脫稿卽以呈公公展閱見文體詭
異佶偃齮牙微哂曰好秀才姑退先生揖而進曰稟問
大宗師生員出署回寓道中設遇美婦人觀者是乎不
觀者是乎公亦不怒徐應曰一看君子再看小人先生

又揖曰謹奉教乃昂然出意中以爲必又列六等也明日公坐堂上獨判先生爲四等卽日發落將重施夏楚廣文以其名士爲之緩頰公弗許士子數十人亦同聲籲請公愈怒立召先生至先生始懼惶悚伏地衆亦知其不免公一見顏色忽霽命左右曳起曰余在京師慕子名久矣昨見奇構誠知天才然國家名器豈宜玩弄牢騷之氣君子貴有以養之子能痛改前轍余之願也余豈真忍以子殿多士耶因於袖中出金榜而弁冕實先生名於是先生感悔伏地大哭曰士得一知己可以

不恨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自此公遂與先生爲莫逆
交後數歲先生以哭廟被貶棄市之日作家信託獄卒
寄妻子臨刑大呼曰殺頭至痛也滅族至慘也聖嘆無
意得此嗚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頸受戮獄卒以信呈
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啟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
菜與黃豆同喫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
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玉免

浙江衢州某村王老媪者貧無所賴臨溪結草廬而居

日爲人浣衣藉以餬口溪邊有巨石一方每搗衣於上
旣厯年歲石遂光潤可鑑忽有江西大賈過其地願以
千金購之媼喜訝兼集知必有異因請益無厭賈曰囊
中資不敷俟我至餘杭更益千金重來交易耳訂期而
別媼思寶物而慢藏未免誨盜乃倩人運石於牀下守
護惟謹至期賈匆匆至材急詢石所在媼告以故賈頓
足不已連呼可惜曰我前日在數里外望見村有寶氣
蹤跡至此識石中有活兔一能吸日精月華係希世珍
是以不靳重值今來此地正怪寶氣已散熟意爲爾閉

置幽室三光莫覩兔必餓死矣媼猶未深信賈立召石工剖之果得小玉兔大如鼠潔白無比媼始神喪色沮自恨福薄以兔贈賈賈仍予百金俾作終老之資焉

繼來禪師

康熙間繼來禪師卓錫靈岩山寺能知過去未來事一日陞座說法遠近男女環聽師遍觀大眾忽指某甲謂曰子神色不祥報前世冤者至矣其迹迨後事甲大懼懇求禳解之方師曰束草爲人遍體悉以麵裹着衣裳臥于牀上家人置他室中必有所覩然此僅濟一時厄

耳甲辭歸屆期如言製備日既午瞥見巨犬來自門外
猙獰可畏突入甲舍登牀嚙草人爲塗粉咆哮而去次
日甲往謝師師輦蹙曰一難雖過第神色愈晦仍不能
免甲又長跪求救師曰大數萬無逃遁我既心動當全
子屍後月某日子可同家眾詣寺并攜二甕來我自有
法甲又涕泣歸屆期黎明卽至師以二甕對合置大殿
之中使甲跌坐於內外用朱符封之師自坐佛前蒲團
上而命眾侍立身後日既午候有長蛇丈餘自屋而下
腹灼灼如電先入殿內張吻咋舌若欲犯師師以袖揮

之蛇遽出戶繞囊盤旋首觸尾擊更向合口處噴以毒
氣良久蜿蜒而去師乃命眾啟視甲已氣絕身腫如泡
七竅盡流血於是妻孥大哭以棺殮之

閻和尚

山東有閻和尚者青州人披緇後雲遊四方十年始返
至濟南千佛山寺中棲身主僧見其穢垢弗潔令供水
火之役終日嘿無一語卽語亦多詭異人莫能解身衣
棉衲寒暑不更有時於竈下執爨倦欲睡卽以兩足俾
置火中代薪聽其自熱而竟曲肱爲枕安然入夢湯既

沸熱猶不止衆怪而視之見其狀驚甚大聲呼喚閤乃徐徐起拂去足上竈煤皮肉毫無損壞一夕人靜更深閤忽於牀上大哭衆問故曰我母將死矣天明出門去半月後卽來詢其抵家之日正伊母回首之時自此主僧免其役稍加敬禮郡人聞名亦漸詣寺瞻拜閤惟閉目趺坐不與酬答或有病而向其乞藥者閤輒取地下黃土和唾爲丸付其人服之病必頓愈苟無緣則雖求弗與也旣而遠近皆知寺有活佛奔競若狂時先君知府事指爲妖僧命驅逐出境屬吏同聲諫阻先君愈怒

且將重懲閭閻之曰金太爺是君子我當避彼明日遂飄然遠遁絕不復至

犬妖

嘉興章某訪所親於中州任所因留官舍所居屋東廂係主人收貯食物處戶常扃一日章獨坐聞廂房咋咋作聲試往窺視見有大黑犬以首頂木几置牆隅更頂二小几壘其上乃躍登至巔恣啖梁上所懸熟肉啖既盡下復頂木几置故處穿敗壁而出章異之次日以告主人適是犬在堦下聞言努目視章似懷怒意至夕章

既寢犬忽推扉潛入口啣索丈許至章臥榻前以索約榻之長短廣狹量度再四仍啣索去章心悸假寐以俟未幾犬又如前狀章乃披衣起尾其後蹤跡之至廐旁菜圃中見犬于隙地上布索爲圍四周方廣與榻相若以兩足挖土成穴深幾二尺蓋欲致章殞命且將拽其尸瘞於此也章大駭奔告主人命縛犬而殺之嗚呼犬尙若此何況於人怨毒之不可結也甚矣夫

里藥子曰予聞小芻舍人生平酷嗜吟詩筆意在白陸之間歸田後與沈歸愚彭芝庭兩尙書結社酬唱嘗作

閨怨詩有入夢幽情未明白對花孤影又昏黃之句兩
公皆賞其裁對工巧得未曾有其全稿俱經兩公評訂
未付手民遽煨兵燹惜哉